

文|宋紫鳳

「中共病毒」之由來上

病毒與中共同在
亂象與反思並存

全世界都清楚這種病毒
是在實驗室製造的！

— 伊朗前總統阿賀馬迪內賈德

2019年的年末，一場奪命肺炎出現在中國武漢，並在數月內迅速蔓延全國，傳播世界。人們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一無所知，如盲人摸象般賦予其各種稱謂，諸多稱謂中，如果說「冠狀病毒」、「新冠肺炎」是基於病毒外觀上的一種描述；「武漢肺炎」是對疫情初發地的描述；「中國病毒」是基於一種分不清中共與中國的區別的描述，那麼「中共病毒」，或「中共肺炎」，則是人們在大疫之下，親歷災難後，直指本質，道出真相的最為精準之描述。

中共是病毒製造者

人們將這場病毒稱為「中共病毒」，首先是因為此病毒非是天然形成，需由人工製造而成，而中共的武漢病毒研究所 P4 實驗室則被指為病毒的製造地點。

疫情爆發之初，中共將病毒來源解釋為華南海鮮市場，是蝙蝠身上所攜帶的一種病毒。

但是，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 1月24日刊登的一篇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臨床特點〉的論文顯示，2019年12月1日的首例發病患者並未去過華南海鮮市場，並且，在2019年12月10日出現的3個病例中，也有2例患者並未去過華南海鮮市場。

接下來，全球一批頂尖的病毒學專家陸續公布了他們對「中共病毒」基因組序列的研究結果，驚人的結論是：「中共病毒」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如：美國生物基因分析專家、匹茲堡大學生物信息學分析核心總監詹姆斯·里昂斯·韋勒 (James Lyons-Weiler) 在接受權威雜誌《自然》採訪時提出「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證據。他將這種病毒和其他冠狀病毒的基因組序列進行對比，發現這種病毒有一個只能是人為置入的元素，並指出置入該元素的技術被稱為「矢量技術」，是一種將新的基因插入病毒或細菌中的技術。

此外，又有美國前 Walter Reed 陸軍研究所病毒系實驗室主任肖恩·林 (Sean Lin)、印度科學家、希臘專家團隊等一批專家都認為「中共病毒」不可能是自然發生的。

就在此時，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進入人們的視線。該研究所擁有中國病毒研究領域最高等級的 P4 實驗室。該實驗室被指與中共秘密生化武器計畫有關，而「中共病毒」則被指是中共製造的生物病毒。

雖然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站出來，以生命擔保，中共肺炎病毒與她的實驗室無關，但接下來的一則爆料，則讓人看到其中的疑點重重。2月15日，推特帳號為「財經冷眼」的推友曝出：零號病人就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黃燕玲。隨後《新京報》記者就此事向石正麗及另一位流感病毒實驗室研究員陳全姣求證。兩人均表示對研究所是否有一位名叫黃燕玲的女研究生並不瞭解。

但是，人們卻從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網站上查到了黃燕玲的信息。該網站2011年11月4日發布的〈2012年度推薦免試碩士研究生擬錄取名單公示〉上顯示，黃燕玲來自西南交通大學，是微生物學專業。

而在網站發布的診斷微生物學學科組的科研團隊名單中，黃燕玲的名字也赫然在列。網頁上還顯示著多位該組研究生的照片，點擊照片下方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對該生的中英文介紹。奇怪的是，只有黃燕玲的名字之上沒有照片，而點進名字後，也沒有對黃燕玲的簡介。不僅令人質疑，武漢病毒研究所為甚麼要隱去黃燕玲的信息，他們要掩蓋甚麼樣的真相？



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 (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中共病毒是中共生化武器的結論令中共大為驚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對此的回應是「荒謬無知」、「居心不良」。而習近平的一番講話則遠比外交部潑婦罵街式的外交辭令要信息含量巨大。2月14日的中共深改委會上，習近平針對疫情突然提出要頒布「生物安全法」。眾所周知，所謂生物安全的概念非是針對自然界，而是針對現代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領域而言。習近平在應對「中共病毒」、「中共肺炎」時，卻談到了生物安全法，已然公告天下，導致這場疫情的病毒，其產生與傳播，非是純自然的，而是與生物技術開發有關。

就在武漢病毒研究所被人們聚集時，又傳出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陳薇院士全面接管武漢 P4 病毒實驗室的訊息。

具有生化武器專家，及中共軍方雙重背景的陳薇在此敏感時刻接管武漢 P4 實驗室，其任務被普遍認為是奉中共之命，親赴 P4 實驗室銷毀證據。

所以，雖然中共對病毒是其人工製造矢口否認，並一度將該病毒的來源解釋為蝙蝠、蛇、穿山甲，甚至火星，但正如伊朗前總統阿賀馬迪內賈德 (Mahmoud Ahmadinejad) 在推特中所說：「全世界都清楚這種病毒是在實驗室製造的！」

中共為病毒保駕護航

「中共病毒」或「中共肺炎」名稱之由來，還因疫情之下，中共不僅防疫無功，反倒助疫為虐，為「中共病毒」保駕護航，為「中共肺炎」放行開路。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曝，出從1月3日起就在向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 (WHO) 通報疫情，也就是說，北京早於1月3日之前就已知疫情的出現及其嚴重性。然而，在疫情尚未大面積擴散的最初階段，人們並未看到中共採取過任何防疫措施；相反，從1月3日到23日封城令突然下達的20天中，武漢市迎來了為期5天的武漢市兩會，為期7天的湖北省兩會，浩浩蕩蕩的返鄉人在九省通衢的大武漢隨春運的人潮湧向全國各地，直至封城令下達的前4天，中共還在組織由四萬戶家庭參加的百步亭社區萬家宴，好一場末日狂歡打造出一個盛世新年！一場場花團錦簇、人頭攢動的政治走秀中，沒有人意識到，一場

致命的「中共病毒」正在從空氣中、從接觸中、從人類已知的各種病毒傳播途徑中，全方位瘋狂擴散，它們潛伏在人體內，潛伏在年關中，潛伏在盛世天朝的大夢裡，直至23日，封城令下，北京依舊歌舞昇平，武漢一夜淚海屍山。

有人曾分析，「中共病毒」流出實驗室，是意外洩露，還是人為釋放，其實到此為止，針對這個環節的糾結已無太大意義。因為不論病毒最初是如何流出實驗室，而它流出實驗室後，全賴中共之助力，從而風暴式擴散，井噴式爆發，則是有目共睹的。

有人譴責中共在疫情初發時，未能引起足夠重視，此類譴責顯然是將中共對疫情的放任歸為無心之過。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共之助疫，並不僅在封城前的疫情初發階段，而是貫穿始終的，其中最見行動力的助疫大招正是封口。

從最初只在朋友圈這一極小範圍內提及疫情的李文亮及另外7名醫生被訓誡，到後來的武漢義士方斌、公民記者陳秋實、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異議人士陳思明……越來越多的人因講出疫情真相及抨擊中共不作為而被綁架、軟禁、拘留、入獄，以及等同於謀殺的被強行送入醫院，暴露在「中共病毒」中。而1月26日，中共明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卻祭出新一輪更為嚴厲的封口行動，即發布關於「中共病毒」的所謂〈相關謠言專項治理公告〉，據此公告，「傳謠者」將受到最高被判7年的懲罰。

大到封城、封省，小到封口、封門，中共步步為封，而「中共病毒」卻在城與城之間恣意遊蕩，在中共的保護傘下，不僅席捲全國，更悄然向世界蔓延。

中共用虛假的疫情數據麻痺了全世界，再輔以經濟要挾與政治施壓，使得與中共走得越近的國家越先受其禍，且罹禍尤深。

中共與病毒互為利用

此次病毒被稱為「中共病毒」，還因不僅是中共為「中共病毒」保駕護航，而「中共病毒」也為中共帶來重大利好。在疫情之下，中共趁機漁利，發國難財，加強控制，升級維穩，一切都因疫情的出現而有了更加堂皇的理由，從而大行其道。

疫區自封城以來，從醫療防護用具、救護資源、到糧油果蔬及生活物資，都極度緊張，大批

前線的醫護人員因缺少口罩和防護服而感染了肺炎，普通民眾因斷糧而餓死或自殺。這種情況下，疫區卻頻繁傳出各地捐贈的醫療物資、生活物資被政府剝削，被官員瓜分，被放在倉庫中爛掉，或被拿出去高價倒賣。

如臭名昭著的中共所謂慈善機構紅十字會再曝醜聞，3.6萬個 N95 口罩，被紅會優先分給2間私立醫院，而處在抗疫一線的「武漢協和醫院」卻只分到3000個口罩，這背後的利益糾葛、權力關係、不言而喻。

又如重災區之一的廣東省傳出，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陳建東，竟通過微信平臺，高價倒賣醫用外科口罩，謀取暴利。

再如外省捐贈湖北鄂州的千噸蔬菜，竟然大部分都爛在倉庫，一部分被官員和警察瓜分，還有官太太在網上炫耀：吃都吃不完。

更令人擔心的是捐款與善款。中共衛健委稱，政府撥款665.3億元用於疫情防控。在官員貪腐是常態，體制不良成痼疾的中共治下，所謂捐款不過是一個虛設的數字。錢最終會流向哪裡，人們一無所知，亦無權過問，反正中共不會效法美國政府，直接給民眾寄支票，以助民眾度過困境。然而，雖然形同虛設的捐款不會自上而下的流到民眾的口袋裡去，但真金白銀的四方善款卻會自下而上的流向政府的金庫中，再流向貪官的私囊裡。如《中國社會報》2月10日的報導就提到，武漢市慈善總會於1月27日起，分4批將累計27億元的抗疫善款上繳給了市財政局——難怪中國古話那麼多，中共獨愛一句多難興邦：國難越多，中共亂黨越能財源廣進，體制黑邦越能發達興旺！

除了趁機漁利，發國難財，中共的維穩手段、監控技術也隨著疫情的擴散而不斷升級。如之前中共在新疆監控維吾爾人時所使用的人臉識別技術，實現了更為精準的技術突破。人們即使戴著口罩，仍能被識別，並且準確率達到95%以上。而這項技術突破顯然與防疫無關，而是用於針對怨憤日熾的民眾及一向被中共視為宿敵的所有異議人士、維權人士。

「中共病毒」稱謂之由來，還因此病毒不只為中共帶來利好，更為窮途末路的中共招魂續命。在自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

中共借病毒招魂續命

戰及非洲豬瘟的衝擊下，中共經濟與外交皆受前所未有之重創。社會上民怨四起，體制內內鬥日熾。坐困愁城的中共提出「2020奔小康」。然而餅畫得再大，也掩蓋不住飛漲的物價；口號喊得再響，也無法阻止洶湧的失業潮。而「中共病毒」的出現則為中共遞上了救命稻草——疫情在製造恐懼與痛苦，中共則要利用這種恐懼與痛苦，沖淡前不久人們對失業潮、高物價、毒豬肉的記憶，替換以高亢的愛黨熱情。於是在大疫之下，中共打出嗜血的標語：「冠狀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聽黨話」，以誘騙那些在恐懼中陷入絕望與無助的人，繼之登場的一系列近乎歇斯底里的愛黨宣傳與鬧劇，更與疫情風助火勢，火趁風威，肆虐中華大地。

在國際上，中共用以監控世界的華為中興遭到圍堵，中共用以輸出意識形態的孔子學院次第關張，中美貿易戰更擊碎了「中國製造2025」的強國大夢，這些都讓中共顏面盡失。然而，「中共肺炎」疫情的爆發，則被中共視為一個反轉逆襲的機會。中共要借疫還魂，一手拚命甩鍋，一手打造全球抗疫領袖的新形象。

於是當中國民眾在疫情中受禍最深時，當美國、臺灣加緊藥物研製與疫苗開發時，當各國政府採取措施防疫抗疫時，當這一切尚未遠去成為歷史，各種人證、物證尚在可查時，中共卻已忙不迭的著手改寫歷史了。

中共助疫為虐，使得中共肺炎蔓延全國，這一罪惡被中共形容為「為世界爭取了時間」。大批中國人被感染乃至死亡，卻被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形容為「人民經受住了考驗」。做為病毒策源地及製造者的中共，竟扮演起病毒源頭調查者，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語氣，提出「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最後，新華社發文〈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中國〉，讓這一幕幕醜劇的荒謬與邪惡登峰造極！

亂象與啟示並存

疫情肆虐的背後，我們看到，病毒與中共同在，亂象與啟示並存。

中共在將自己裝扮成犧牲奉獻者、抗疫領軍人時，再次提出了那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口號，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中共肺炎爆發之際、中共病毒肆虐之時，這一口號聽來尤為驚悚。

縱觀全球疫情，中共占據的中國大陸，中國肺炎疫情最為深重，其次則是與中共走得近的國家或地區，如意大利、伊朗、韓國等。相反，與中共意識形態疏遠，或對中共邪靈本質有著清楚認識的國家或地區，防疫效果就好，如臺灣及香港。事實證明，同一場疫情中，越是與中共走得近的國家和地區，越是受禍深重——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其此之謂乎！

如前所述，中共是病毒製造者，是助疫為虐者、是借疫還魂者，誰與中共結為共同體，誰就與中共病毒結為了共同體，如此「命運共同體」，其未來可想而知。「中共病毒」、「中共肺炎」這樣的稱謂，不僅道出了這場疫情與中共的淵源，同時也給予人們啟示，要擺脫中共病毒、中共肺炎，就要從根源上遠離中共。(未完待續)